全唐文/卷0382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全唐文
作者：元結
輯者：董誥

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页面，需要人工复查。复查后，请移除此模板。

道州刺史廳壁記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邱墟，生人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輩刺史，或有貪猥昏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奸惡強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虞而已。遍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二公，惡有不堪說者。故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以來，諸公改授，遷黜年月，則舊記存焉。

茅閣記

己巳中，平昌孟公鎮湖南，將二歲矣。以威惠理戎旅，以簡易肅州縣，刑政之下，則無撓人。故居方多閑，時與賓客，嚐欲因高引望，以抒遠懷。偶愛古木數株，垂覆城下，遂作茅閣，蔭其清陰。長風寥寥，入我軒檻，扇和爽氣，滿於閣中。世傳衡陽，暑濕鬱蒸，休息於此，何為不然？今天下之人，正苦大熱，誰似茅閣，蔭而庇之？於戲！賢人君子為蒼生之庇蔭，不如是邪？諸公詠歌以美之，俾茅閣之什，得係嗣於《風》、《雅》者矣。

右溪記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溪，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抵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缺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激注，佳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所遊；處在人間，則可為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為之悵然。乃疏鑿蕪穢俾為亭宇，植鬆與桂，兼之香草，以裨形勝。為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菊圃記

春陵俗不種菊前時自遠致之植於前庭牆下及再來也菊已無矣徘徊舊圃嗟歎久之誰不知菊也方華可賞在藥品是良藥爲蔬菜是佳蔬縱須地趨走猶宜徙植修養而忍蹂踐至盡不愛惜乎於戲賢人君子自植其身不可不愼擇所處一旦遭人不愛重如此菊也悲傷奈何於是更爲之圃重畦植之其地近讌息之堂吏人不此奔走近登望之亭旌旆不此行列縱參歌妓菊非可惡之草使有酒徒菊爲助興之物爲之作記以託後人并錄藥經列於記後

殊亭記

癸卯中，扶風馬珣兼理武昌，以明信嚴斷惠正為理，故政不待時而成。於戲！若明而不信，嚴而不斷，惠而不正，雖欲理身，終不自理，況於人哉？公能令人理，使身多暇，招我畏暑，且為涼亭。亭臨大江，復出山上，佳木相蔭，常多清風，巡回極望，目不厭遠。吾見公才殊、政殊、跡殊，為此亭又殊，因命之曰殊亭。斫石刻記，立於亭側，庶幾來者，無所憾焉。

寒亭記

永泰丙午中，巡屬縣至江華，縣大夫瞿令問諮曰：「縣南水石相映，望之可愛，相傳不可登臨。俾求之，得洞穴而入，棧險以通之，始得構茅亭於石上。及亭成也，以階檻憑空，下臨長江，軒楹雲端，上齊絕巔。若旦暮景風，煙靄異色，蒼蒼石塘，含映水木。欲名斯亭，狀類不得，敢請名之，表示來世。」於是休於亭上，為商之曰：「今大暑登之，疑天時將寒。炎蒸之地，清涼可安，合命之曰寒亭。」乃為寒亭作記，刻之亭背。

廣宴亭記

樊水東盡其南，乃樊山北鮮，津吏欲於鮮上以為修舍。漫叟家於樊上，不醉則閑，乃相

其地形，驗之圖記，實吳故宴遊之處。縣大夫馬公登之，歎曰：「謝公《贈伏武昌詩》雲‘樊山開廣宴’，非此地邪？吾欲因而修之，命曰廣宴亭，何如？」漫叟頌之曰：「古人將修廢遺尤異之事，為君子之道。於戲！天下有廢遺尤異之事如此亭者，誰能修而旌之，天將厭悔往乎？使公方壯而有是心也，吾當裁蓄簡劄，待為之頌。」故作《廣宴亭記》，以先意雲。

九疑山圖記

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峰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亦云舜望九峰，疑禹而悲，從臣有作九疑之歌，因謂之疑。九峰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也，彼如嵩華之峻峙、衡岱之方廣。在九峰之下，磊磊然如布棋石者，可以百數。中峰峰之下，水無魚鱉，林無鳥獸，時聞聲如蟬蠅之類，聽之亦無。往往見大谷長川，平田深淵，杉松百圍，檜栝並茂，青莎白沙，沿穴丹崖，寒泉飛流，異竹雜華。回映之處，似藏人家。實有九水，出於山中。四水南流，灌於南海；五水北注，合為洞庭。若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之岸，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幾焉？或曰：「若然者，茲山何不列於五嶽？」對曰：「五帝之前，封疆尚隘，衡山作嶽，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東望，不見涯際，西行幾萬里，未盡邊陲。當合以九疑為南嶽，以昆侖為西嶽。衡華之輩，聽逸者占為山居，封君表作苑囿耳。但苦當世議者，拘限常情，牽引古制，不能有所改創也。如何？故圖畫九峰，略載山穀，傳於好事，以旌異之。如山中之往跡、峰洞之名稱，為人所傳說者，並隨方題記，庶幾觀者易知。時永泰丙午年也。

二風詩論

客有問元子曰：「子著《二風詩》何也？」曰：「吾欲極帝王理亂之道，係古人規諷之流。」曰：「何如也？」夫至理之道，先之以仁明，故頌帝堯為仁帝；安之以慈順，故頌帝舜為慈帝；成之以勞儉，故頌夏禹為勞王；修之以敬慎，故頌殷宗為正王；守之以清一，故頌周成為理王，此理風也。夫至亂之道，先之以逸惑，故閔太康為荒王；壞之以苛縱，故閔夏桀為亂王；覆之以淫暴，故閔殷紂為虐王；危之以用亂，故閔周幽為惑王，亡之於積累，故閔周赧為傷王，此亂風也。」訂曰：「子頌善上不及羲、軒、湯、武，閔惡又不及始皇、哀、靈，焉可稱極帝王理亂之道？」對曰：「於戲！吾敢言極，極其中道者也。吾且不曰著斯詩也，將係規諷乎？如羲、軒之道也久矣，誰能師尊？如湯、武之德，吾則不敢頌，為規法過於是也。吾子審之。」

竊論

元子天寶中，曾預燕於諫議大夫之坐。酒盡而無以續之，大夫歎曰：「諫議冗者，貧無以繼酒，嗟哉！」元子醉中議之曰：「大夫頗能用一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權等司隸，若何？」大夫問謀，對曰：「大夫得竊婢一人，在人主左右，以竊言為先諷則可。」「請有所說。」「大夫不聞古有郃侯，侯家得竊婢，寐則竊言，言則侯輒鞭之。如是一歲，婢竊如故，侯無如婢何。有夷奴，每厭勞辱，寐則假竊，其言似不怨主，而若忠信。侯聞問之，則曰素有竊病，寐中竊言，非所知也，引竊婢自辨，詞說云云。侯疑學婢，鞭之不止，髡之鉗之，奴竊愈甚。奴於是重窺侯意，先事竊說，說侯之過，警以禍福，侯又無如奴何。客有知侯禍機，因竊奴之先，扣侯門諫侯，侯以改遏免禍。侯納客為上賓，復其奴，命曰竊良氏，子孫世在於郃。大夫誠能學奴效婢，假竊言以規諫人主，俾悔過追誤，與下如新，大夫見尊重，威權何止侍中、司隸？」大夫乃歎曰：「嗚呼！吾謂今之士君子，曾不如郃侯夷奴邪！」

丐論

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為友。或曰：「君友丐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裏無君子，則與松柏為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出遊於國，見君子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之友也。丐者丐論，子能聽乎？吾既與丐者相友，喻求罷，丐友相喻曰：‘子羞吾為丐邪？有可羞者，亦曾知未也？嗚呼！於今之世有丐者，丐宗屬於人，丐嫁娶於人，丐名位於人，丐顏色於人。甚者則丐權家奴齒，以售邪佞；丐權家婢顏，以容媚惑。有自富丐貧，自貴丐賤，於刑丐命。命不可得，就死丐時，就時丐息，至死丐全形，而終有不可丐者。更有甚者，丐家族於仆圉，丐性命於臣妾，丐宗廟而不敢，丐妻子而無辭。有如此者，不可為羞哉？吾所以丐人之棄衣，丐人之棄食，提罌荷杖，在於路傍，且欲與天下之人為同類耳。不然則無顏容行於人聞。夫丐衣食貧也，以貧乞丐，心不慚，跡與寫人同，示無異也，此君子之道。吾君子不欲全道邪？幸不在山林，亦宜具罌杖隨我作丐者之狀貌，學丐者之言辭，與丐者之相逢，使丐者之無恥，庶幾時世始能相容，吾子無矯然取不容也。’」於戲！丐者言語如斯，可編為《丐論》，以補時規。

漫論（並序）

乾元己亥至寶應壬寅歲，時人相誚議曰：「元次山嚐漫有所為，且漫聚兵，又漫辭官，

漫聞議」雲雲，因作漫論。論曰：

世有規檢大夫、持規之徒，來問叟曰：「公漫然何為？」對曰：「漫為公也。」漫何以然？對曰：「漫然。」規者怒曰：「人以漫指公者，是他家惡公之辭，何得翻不惡漫，而稱漫為？漫何檢括？漫何操持？漫何是非？漫不足準，漫不足規。漫無所用，漫無所施。漫焉何效？漫焉何師？公發已白，無終惑之。」叟俛首而謝曰：「吾不意公之說漫至於此。意如所說，漫焉足恥。吾當於漫，終身不羞，著書作論，當為漫流。」於戲！九流百氏，有定限邪？吾自分張，獨為漫家，規檢之徒，則奈我何？

化虎論

都昌縣大夫張粲君英將之官，與其友賈德方、元次山別，且曰：「吾邑多山澤，可致麋鹿，為二賢羞賓容，何如？」及到官，書與二友曰：「待我化行旬月，使虎為鹿、豹為麏、梟為鷓鴣、蝦蟆為兔，將以豐江外庖廚，豈獨與德方、次山之羞賓客也？」德方對曰：「嗚呼！兵興歲久，戰爭日甚，生人怨痛，何時休息？君英之化，豈及虎豹？將恐虎窟公城，豹遊公庭，梟集，公楹，群蛙匝公而鳴，敢以不然之論，反化君英。」次山異德方報君英，化虎之論，豈直望化虎哉？次山請商之君英，所謂待吾化虎然後羞吾屬也，其意蓋欲待朝廷化小人為君子，化諂媚為公直，化奸邪為忠信，化進競為退讓，化刑法為典禮，化仁義為道德，使天下之人心，皆涵純樸，豈止化虎而羞我哉？德方未量君英歟！次山故編所言，為化虎之論。

管仲論

自兵興已來，今三年，論者多雲，得如管仲者一人，以輔人主，當見天下太平矣。無子異之曰：「嗚呼！何是言之誤邪！彼管仲者人耳，止可與議私家畜養之計，止可以修鄉裏畎澮之事，如此仲可當焉。至如相諸侯，材量已似不足。致齊及霸，材量極矣。使仲見帝王之道，識興國之記，則天子之國不衰，諸侯之國不盛。如曰不然，請有所說。

仲之相齊，及齊彊富，則合請其君，恢複王室，節正諸侯。君若惑之，則引禍福以喻之。君既聽矣，然後約諸侯曰：「今王室將卑，諸侯更彊，文王風化，殘削向盡，武王疆域，割奪無幾。禮樂不知其田，征伐何因而出？我是故謹疆域，勉日夜，望振兵威，可臨列國，得與諸侯會盟，一旦能新複天子之正朔，更定天子之封畿，上奉天子複先王之風化，下令諸侯複先公之制度，以為何如？」若皆不從，我則以兵臨於魯，魯不敢不從。魯從，

則與魯西臨宋、鄭，宋、鄭從，則與三國北臨燕、衛。燕、衛從，則與諸國西臨秦、晉。秦、晉從，則與七國以尺簡約吳、楚。吳、楚從，則天下無不從之國，然後定約。若有果不從者，則約從者曰：「吾屬以禮樂尊天子，以法度正諸侯，使小國不常患弱，大國不敢怙彊，此誠長世之策。若天子國亡，則諸侯交爭，兵戈相臨，誰為彊者？則安得世世禮讓相服、宗廟血食？」我是故力勸諸侯尊天子。今某國猶豫，宜往問之。若不從約，則與諸侯率兵伐之，分其疆土。遷其子孫，留百里之地奉其宗社。下為諸侯廣子孫之業，上為天子除不順之臣，如何？如此，則諸侯誰敢不從？然後定天子封畿、諸侯疆域、輿服器玩、禮樂法度、征賦貢輸。自齊、魯節正，節正既定，乃共盟曰：「有貳約者，當請命天子，廢其驕凶，以立恭順；廢其荒惑，以立明哲。敢不聽者，伐而分之，如初約制定。」於是諸侯先各造邸於天子之都，諸侯乃相率朝覲。已而從天子齊戒拜宗廟，禮畢，天子誓曰：「於戲！王室之卑久矣。予不敢望皇天後土之所覆載，將旦暮皂隸於諸侯。不可，則願全肌骨下見先王。今諸侯不忘先王之大德。不忘先公之忠烈，共力正王室，俾予主先王宗祀。予若昏荒淫虐，不納諫諍，失先王法度，上不能奉宗祀，下不能安人民，爾諸侯當理爾軍卒，修爾矛戟，約爾列國，罪予凶惡，嗣立明辟。予若能日勉孱弱，力遵先王法度，上奉宗祀，下安人民，爾諸侯當保爾疆域，安爾人民，修爾貢賦，共予郊祀。予有此誓，豈雲及予？將及來世。予敢以此誓誓於宗廟，予敢以此誓誓於天地。」諸侯聞天子之誓，相率盟曰：「天子有誓，俾我諸侯世世得力扶王室，使先王先公，德業永長。諸侯其各銘天子之誓，傳之後嗣。我諸侯重自約曰：諸侯有昏惑，當如前盟。若天子昏惑不嗣，虐亂天下，諸侯當力共規諷諫諍。如甚不可，則我諸侯共率禮兵及王之畿，複諫諍如初。又甚不可，進禮兵及王之郊。終不可，進禮兵及王之官。兵及王之宮矣，當以宗廟之憂咨之，當以人民之怨咨之，當以天子昔誓咨之，當以諸侯昔盟咨之，以不敢欺先王先公告之，以不敢欺皇天後土告之。然後如天子昔誓，如諸侯昔盟。」使管仲能如此，則周之天子，未為奴矣，諸侯之國，則未亡矣，秦於天下，未至是矣。如曰：仲才及也，君不從也，仲智及也，時不可也，則仲曾是謀也乎？君不從之也歟？仲曾是為也乎？時之不可也歟，況今日之兵，不可以禮義節制，不可以盟誓禁止。如仲之輩，欲何為矣？

縣令箴

古今所貴，有土之官。當其選授，何嘗不難？為其動靜，是人禍福；為其噓噏，作人寒燠。煩則人怨，猛則人懼。勿以賞罰，因其喜怒。太寬則慢，豈能行令？太簡則疏，難與為政，既明且斷，直焉無情；清而且惠，果然必行。或曰關由上官，事不自我。辭讓而去，有何不可？誰欲字人，贈君此箴。豈獨書紳？可以銘心。

自箴

有時士教元子顯身之道曰：「於時不爭，無以顯榮；與世不佞，終身自病。君欲求權，須曲須圓；君欲求位，須奸須媚。不能此為，窮賤勿辭。元子對曰： 「不能此為，乃吾之心。反君之言，作我自箴。與時仁讓，人不汝上；處世清介，人不汝害。汝若全德，必忠必直；汝若全行，必方必正。終身如此，可謂君子。」

冰泉銘（並序）

蒼梧郡城東二三里，有泉焉。出在郭中，清而甘，寒苦冰。在盛暑之候，蒼梧之人得救渴。泉與火山相對，故命之曰冰泉，以變舊俗。銘曰：

火山無火，冰泉無冰。惟彼泉源，甘寒可徵。鑄金磨石，篆刻此銘。置之泉上，彰厥後生。

五如石銘（並序）

浯泉之陽，得怪石焉。左右前後，及登石顛，均有如似，故命之曰五如石。石皆有竇，竇中湧泉，泉詭異於七泉，故命為七勝泉。石有雙目，一目命為洞井。井與泉通，一目命為洞樽。樽可賜酒，石尾有穴，有如礲者。又如瀧者，泉可渟澄，匝石而流，入礲中，出而為瀧。於戲！彼能異於此，安可不稱顯之？銘曰：

五如之石，何以為名？請悉狀之，誰為我聽？左如旋龍，低首回顧；右如驚鴻，張翅不去。前如飲虎，飲而蹲焉；後如怒龜，出洞登山。若坐於顛，石則如船；乘彼靈槎，在漢之間。洞井如鑿，淵然泉湧；澄瀾涵石，波起如動。不旌尤異，焉用為文？刻銘石上，於千萬春。

丹崖翁宅銘（並序）

零陵瀧下三十里，得丹崖翁宅。有唐節督者，曾為瀧水令，去官家於崖下，自稱丹崖翁。丹崖湘中水石之異者，翁湘中得道之逸者。愛其水石，為之作銘。銘曰：

瀧水未盡，瀧山猶峻。忽見淵洄，丹崖千仞，

磴磴丹崖，其下誰家？門前斷船，籬上釣車。

不知幾峰？為其四墉。竹幽石磴，飛泉戶中。

怪石臨淵，硱硱石巔。何得石巔，翁獨醉眠。

吾欲與翁，東西茅宇。飲啄終老，翁亦悅許。

世俗常事，阻人心情。徘徊崖下，遂刻此銘。

陽華巖銘（並序）

道州江華縣東南六七里，有回山。南面峻秀，下有大岩。岩當陽端，故以陽華命之。吾遊處山林，幾三十年，所見泉石，如陽華殊異而可家者未也，故作銘稱之。縣大夫瞿令問，藝兼篆籀，俾依石經，刻之岩下。銘曰：

九疑萬峰，不如陽華。陽華斬巉，其下可家。洞開為岩，岩當陽端。岩高氣清，洞深泉寒。陽華旋回，岑巔如辟。溝塍鬆竹，輝映水石。尤宜逸民，亦宜退士。吾欲投節，窮老於此。懼人譏我，以官矯時。名節彰顯，鬼如此為。於戲陽華，將去思來。前步卻望，踟躕徘徊。

浯溪銘（並序）

浯溪在湘水之南，北彙於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也，為自愛之，故命浯溪。銘曰：

湘水一曲，淵洄傍山。山開石門，溪流潺潺。山開如何？巉巉雙石。臨淵斷崖，夾溪絕壁。水實殊怪，石又尤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沒已久。命曰浯溪，旌吾獨有。人誰知之，銘在溪口。

廎銘（並序）

浯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丈，週迴四十餘步。西面在江口，東望峿臺，北臨大淵，南枕浯溪。　　隳當乎石上，異木夾戶，疏竹傍簷。瀛洲言無，由此可信。若在隳上，目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水聲松吹；霜朝厭者寒日，方暑厭者清風。於戲！厭不厭也，厭猶愛也，命曰　　隳，旌獨有也。銘曰：

功名之伍，貴得茅土。

林野之客，所耽水石。

年將五十，始有　　隳。

愜心自適，與世忘情。

隳傍石上，篆刻此銘。

峿臺銘（並序）

浯溪東北二十餘丈，得怪石焉。周行三百餘步，從未申至醜寅。厓壁鬥絕，左屬回鮮。前有磴道，高八九十尺，下當洄潭。其勢碅磳，半出水底，蒼然泛泛，若在波上。石巔勝異之處，悉為亭堂。小峰歁竇，宜間鬆竹，掩映軒戶，畢皆幽奇。於戲！古人有蓄憤悶與病於時俗者，力不能築高台以瞻眺，則必山巔海畔，伸頸歌吟，以自暢達。今取茲石，將為吾台，蓋非愁怨，乃所好也。銘曰：

湘淵清深，吾台陊陵。登臨長望，無遠不盡。誰厭朝市，羈牽局促。借君此台，一縱心目。陽厓礱琢，如瑾如瑳。作銘刻之，彰示後人。

東崖銘（並序）

峿臺西面，觭攲高迴，在　　亭為東崖，下可行坐八九人。其為形勝，與石門、石屏，亦猶宮羽之相資也。銘曰：

峿臺蒼蒼，西崖雲端。

亭午崖下，清陰更寒。

可容枕席，何事不安？

寒泉銘（並序）

湘江西峰，直平陽江口，有寒泉出於石穴。峰上有老木，壽藤垂陰泉上。近泉堪戝維大舟，惜其蒙蔽，不可得見。踟躕行循，其水本無名稱也。為其當暑大寒，故命曰寒泉。銘曰：

於戲寒泉，瀛瀛江湄。堪救渴暍，人不之知。當時大暑，江流若湯。寒泉一掬，能清心腸。誰謂仁惠，不在茲水？舟楫尚存，為利未已。

異泉銘（並序）

天寶十三年，春至夏甚旱，秋至冬積雨。西塞西南有迥山，山巔是秋崩坼，有穴出泉。泉垂流三四百仞，浮江中可望。於戲！陰陽旱雨，時異；以至柔破至堅，事異，以至下處至高，理異故命斯泉。曰異泉。銘於泉上，其意豈獨旌異而已乎？銘曰？

何故作銘，銘於異泉？為其當不可閟，坼石出焉。何用作銘，銘於異泉？為其當不可下，窮高流焉。君子之德，顯與晦殊。為此銘者，忘道也歟？

瀼溪銘（並序）

乾元戊戌，浪生元結始浪家溪之濱。溪蓋溘水，分稱水。夏江海，則百里為湖，二十里為溪。溪浪士愛之，銘之其濱。於戲！古人喜尚君子，不見君子，見如似者，亦稱頌之。溪可謂讓矣，讓君子之道也。稱頌如此，可遺溪，若天下有如似讓者。吾豈先溪而稱頌者乎？銘曰：溪之瀾，誰取盥焉？溪之漪，誰取飲之？盥實可矣，飲豈難矣？得不慚其心，不如此水。浪士作銘，將戒何人？欲不讓者，慚遊濱。

抔樽銘（並序）

郎亭西郛有蘗石，石臨樊水，漫叟構石顛以為亭。石有窳顛者，因修之以藏酒。士源愛之，命為抔樽，乃為士源作《抔樽銘》。銘曰：

窳顛之石，在吾亭上。天全其器，實有殊狀。如竇而底，似傾幾欹。非曲非方，不準不規。孟公高賢，命曰抔樽。漫叟作銘，當欲何言？時俗澆狡，日益偽薄。誰能抔飲，共守淳樸？

退谷銘（並序）

抔湖西南是退谷，谷中有泉，或激或懸，為竇為淵。滿谷生壽木，又多壽藤縈之。始入谷口，令人忘返。時士源以漫叟退修耕釣，愛遊此谷，遂命曰退谷。元子作銘，以顯士源之意。銘曰：

誰命退谷？孟公士源。

孟公之意，漫叟知焉。

公畏漫叟，心進跡退。

公懼漫叟，名顯身晦。

公恐漫叟，辭小受大。

於戲退谷！獨為吾規。

干進之客，不羞遊之。

何人作銘，銘之谷口？

荒浪者歟！退谷漫叟。

抔湖銘（並序）

抔湖東抵抔樽，西侵退谷，北彙樊水，南涯郎亭。有菱有荷，有菰有蒲，方一二里，能浮水與。漫叟自抔亭遊退谷，必泛此湖。以湖在抔樽之下，遂命曰抔湖。銘曰：

誰遊江海，能厭其大？誰泛抔湖，能厭其小？故曰人不厭者，君子之道。於戲君子！人不厭之。死雖千歲，其行可師。可厭之類，不獨為害。死雖萬代，獨堪汙穢。或問作銘，意盡此歟？吾欲為人厭者，勿泛抔湖。

七泉銘（並序）

道州東郭，有泉七穴。或吐於淵竇，或繁於嵌臼，皆澄流清漪，旋沿相奏。又有蘗石欹缺，為之島嶼，殊怪相異，不可名狀。此邦豈世無好事者邪，而令自古荒之？乃修其水木，為休暇之處。每至泉上，便思老焉。於戲！凡人心若清惠，而必忠孝守方直，終不惑也。故命五泉，其一曰漙泉，次曰　　泉、次曰洚泉、汸泉、淔泉。銘之泉上，欲來者飲漱其流，而有所感發者矣。留一泉名曰漫泉，蓋欲自旌漫浪，不厭歡醉者也。一泉出山東，故命之曰東泉，引來垂流，更復殊異。各刻銘以記之。

漙泉銘

於戲漙泉！清不可濁。惠及於物，何時竭涸？將引官吏，盥而飲之。清惠不已，泉乎吾規。

汸泉銘

古之君子，方以全道。吾命汸泉，方以終老。欲令圓者，飲吾汸泉，知圓非君子，能學方惡圓。

淔泉銘

曲而為王，直蒙戮辱。寧戮不王，直而不曲。我頌斯曲，以命淔泉。將戒來世，無改淔焉。

泉銘

不為人臣，老死山谷。臣於人者，不就汙辱。我命　　泉，勸人事君。來漱泉流，願為忠臣。

涔泉銘

沄沄涔泉，流清源深。堪勸人子，奉親之心。時世相薄，而日忘聖教。欲將斯泉，裨助純孝。

漫泉銘

誰愛漫泉，自成小湖，能浮酒舫，不沒石魚？漫也叟稱，名泉何為？旌叟於此，漫歡漫醉。

東泉銘

泉在山東，以東為名。愛其懸流，溶溶在庭。作銘者何？吾意未盡。將告來世，無忘畎引。

窳樽銘（並序）

道州城東有左湖，湖東二十步有小石山。山顛有窳石，可以為樽，乃為亭樽上，刻石為誌。銘曰：

井石何狀？如獸之踆。其背齻窳，可以為樽。空而臨之，長岑深壑。廣亭之內，如見山嶽。滿而臨之，曲浦回淵。長瓢之下，江湖在焉。彼成全器，誰為之力？天地開鑿，日月抆拭。寒暑琢磨，風雨潤色。此器大樸，尤宜直純。勒銘亭下，以告後人。

朝陽巖銘（並序）

永泰丙午中，自春陵詣都使計兵。至零陵，愛其郭中有水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岩與洞，此邦之形勝也。自古荒之，而無名稱。以其東向，遂以朝陽命之焉。前刺史獨孤愐為吾翦辟榛莽，後攝刺史竇泌為吾創制茅閣，於是朝陽水石，始有勝絕之名。已而刻銘岩下，將示來世。銘曰：

於戲朝陽！怪異難狀。蒼蒼半山，如在水上。朝陽水石，可謂幽奇。岩下洞口，洞中泉垂。彼高岩絕崖，深洞寒泉。縱僻在幽遠，尤宜往焉。況郡城井邑，岩洞相對。無人修賞，競使蕪穢。刻石岩下，問我何為？欲零陵水石，世人有知。

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